



凤凰文库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Thought | 异端人物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

刘超 陈叶 译

Figures of Dissent: Critical Essays on Fish, Spivak, Zizek and Others

Terry Eagleton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Thought | 异端人物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
刘超 陈叶 译

Figures of Dissent: Critical Essays on Fish, Spivak, Žižek and Others

Terry Eagleton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异端人物/(英)伊格尔顿著;刘超,陈叶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

(凤凰文库.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书名原文:Figures of Dissent; Critical Essays on Fish, Spivak, Žižek and Others

ISBN 978-7-214-11024-4

I. ①异… II. ①伊… ②刘… ③陈… III. ①作家-人物评论-西方国家 ②思想家-人物评论-西方国家

IV. ①K835.056 ②K835.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4051号

Figures of Dissent

Copyright © 2005 by Terry Eaglet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THE IMPRINT OF NEW LEFT BOOK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12-271

书 名 异端人物

著 者 [英]特里·伊格尔顿

译 者 刘 超 陈 叶

责任编辑 吴 迪 蒋卫国

装帧设计 陈 契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0.25 插页4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1024-4

定 价 32.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中文版序

应译者之邀为本书中文版写序，其实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原本觉得读罢不免有些话要说，可当我翻完了这本书之后，真的，写序的冲动烟消云散了，我变得犹豫起来，该在序中说些什么呢？

这本书名曰《异端人物》，听起来就很有诱惑力，读前猜测里面大抵蕴藏了许多爆炸性的思想。但读后却感到，这本书像是作者在课余，邀约我们坐在咖啡馆里，听他侃侃而谈读书体验。书中所选人物五行八作，并没有特定的范围，从哲学家到作家，从演员到体育明星，也许作者在这里玩了个小把戏，打着“异端人物”的幌子把读者忽悠进他的书中。至于所谈论的话题，真可谓无所不包，从爱尔兰历史到法兰克福学派，从浪漫主义文学到性或身体。即使有些触及异端人物之异端思想，他又以独特的英式幽默加以调侃，一定程度上又解构了异端人物之异端思想的异端性。

不过，换个角度看，这本书可做另一种解读。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中国读者来，他的名字决不会陌生，他的不少著述已经翻译成中文在坊间流传。在读者的印象中，伊格尔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维基百科”把他描述

成“联合王国最有影响的仍在世的文学批评家”。他的生平虽没有多少传奇色彩,多半是在大学讲堂或书斋里度过的,但他高产的理论创作令人惊叹,40部著作即使不算著作等身,也让人刮目相看。我们知道他不少流行的理论著作,诸如《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导论》或《后理论》,但这本书却有所不同,因为它更像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非学院派教授在专业之外的闲谈。我们知道,“专家”和“知识分子”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照萨义德的看法,“专家”是在某个特定领域皓首穷经的学究式的人物,而“知识分子”则是担纲社会良知就公共话题发表意见的“业余者”。此话很有道理,在高度体制化和科层化的当下社会中,我们看到太多的“专家”而不太遇到“知识分子”,福柯就曾这样慨叹道。虽说“专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不难分辨,但跨越这一界限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于是,阅读伊格尔顿的这本书,不妨把这些文字看作是他越出专业局限进入公共领域的一次实践。他正是以书评政论的方式,不拘一格地表达了他对西方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种种“异端”看法。照此理解,书中许多文字就比其理论专著有意思得多,可读性也强得多。这些大多发表在《伦敦书评》的篇什,纵横捭阖,恣肆汪洋,少了些刻板的学究气,多了些生动活泼和“好斗的语气”。

伊格尔顿曾是赫赫有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威廉斯的学生,据说他受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的理论影响,反过来批判自己的导师威廉斯,颇有些“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风范。作为西方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到处彰显出他鲜明的左派立场。他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可谓根正苗红,信奉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所以这部书体现出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反思,对右翼人物及其思想的批判,对左派力量日渐式微的忧虑,当然,还有对社会主义和未来革命的憧憬。关于乌托邦,他一方面强调“所有乌托邦写作都是反乌托邦的”,另一方面又指出乌托邦乃是想象出来用以间离和扰乱我们现存文化的东西,其功能在于给我们以别样的参照系来反思我们的生活世界。在今天这个

“后”时代(后革命、后理论、后现代主义等),经历了风风雨雨的 20 世纪的社会“大转型”,伊格尔顿以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道出了乌托邦的政治意味,表达了他对乌托邦几近矛盾的想法。在谈论法兰克福学派时,他深谙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通过柔化的规训来管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当马克思主义转化为“西方式的”某种思潮时,伊格尔顿敏锐地注意到其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霍克海姆成了资本主义的辩护士,马尔库塞在南加州享受着资本主义的富足,阿多诺则被更激进的学生运动所无情抛弃。接二连三的失败和蜕变,使得伊格尔顿无奈地透露出失望。记得他多次提到过一个基本判断,左翼思潮和左派运动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在这本书里,他调侃地说,60 年代以来激进政治学已放弃了革命而转向性和身体的探究,70—80 年代革命变成了性,列宁主义为拉康主义所取代,格瓦拉的社会主义转向了福柯和芳达的肉体主义。左派如何思考,现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伊格尔顿的左派立场实属伊氏标记,其实,他的另一标记往往不易察觉,那就是他的爱尔兰身份认同。在他睿智机敏的文字中,对爱尔兰文化的关切也就成为题中之义。他颇有微词地指出英国人说爱尔兰人懒惰是有失公允的,说爱尔兰人好斗、浮夸、狡诈等亦属不实之词。高傲的英格兰人对爱尔兰文化的轻蔑,这不过是一个多元社会里中心与边缘结构关系的写照。作为一个对爱尔兰文化有着本根性认同的人,伊格尔顿在谈笑中既为自己的文化做了合法的辩护,也在不经意间戳穿了英格兰文化优越论的神话。也许我们不无理由说,后殖民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宗主国和殖民地文化间,也存在于宗主国内部的不同文化间。当我们读到他一再申明盎格鲁—爱尔兰人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时,即徘徊于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同类和异类之间,也就不感意外了。他以爱尔兰作家王尔德为例,指出其文学属于爱尔兰口传文化的传统,他的许多讽刺诗足以颠覆英国文学的陈词滥调,其爱尔兰元素揭露了维多利亚晚期的英格兰人思想上的装腔作势。但令人吊诡的是,王尔德最终又是一个盎格

鲁—爱尔兰双重体,他的文学说到底不过是“拙劣但又充满机智和讽刺的混合体”。容我大胆推论,伊格尔顿在做此番评论时不知是否思及自身?我的问题是,伊格尔顿身上是否重复了王尔德的二重困境呢?伊格尔顿在英格兰最好的大学里讲习,在“同类”和“异类”间徘徊也许在所难免。

以上我对伊格尔顿的解读纯属一孔之见。其实这部书评包含了太多的议题和见解。读后多有大开眼界之感,甚至会改变我们关于书评写法的陈规旧习。不消说,伊格尔顿借评书来阐发自己看法,其间喷涌出的“异端”思想定会触动读者。因此,在序言这狭小的空间里,我再多饶舌也无法揭橥“异端”的魅力。最好的办法是在此打住,让读者自己走进作者的“异端人物”咖啡馆,和他来一番近距离的接触。

是为序。

周 宪

2012. 12. 13

前 言

高明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尽管此书中的一些评论称颂了它们讨论的主题,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评论都如此乐观。也许这好斗的语气,是我从剑桥英语学校学来的传家宝之一。我在剑桥学习英国文学时F. R. 利维斯仍执教于此,所以尖锐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的特点。尽管如此,我希望这其中的某些篇章会比利维斯写得更幽默。而且,我充分注意到有时候评论很具报复性,容易陷入尴尬的处境。我也充分注意到尽管我写的一些文章可能又好辩又带着嘲讽的口吻,但它们绝没有恶意,或者违反了公平的原则。

但是这当然也取决于你站在什么立场。如果激进派要找麻烦,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真的无从申诉。那正是我们的事业所追求的。我们在政治上的对手应该要记住,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得多,为了消除他人对我们的赞美,他们彼此不停地互相赞美。对每一个左派人士来说,如果他们敢于说 W. B. 叶芝也许很愚蠢,或者说以赛亚·伯林称不上一个自由传奇的天才,那么将会有成群的评论家准备着痛斥这些妄论。

此书中的评论早先都曾发表在一些不同的期刊上,我希望它们还可以为这样一个事实作证:我们之中仍存在着某种公共领域,也许它很虚

弱,但是在这里人们还能试着抱持一种友善的态度,去评述一些十分复杂的事物。在富于想象力的英国编辑玛丽·凯·维尔莫斯的努力下,优秀的《伦敦书评》就提供了这样的辩论场所。此书中的很多文章都首先发表在此,我因此也特别感谢这个期刊及它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我才得以常常在如此多的论题上充分展开论述。如果某些读者细读这些文章时,并不能感受到我的谢意,我就提前在此对这些读者说声抱歉。

特里·伊格尔顿

都柏林,2002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前言	1
来自后现代的野蛮人	1
临终遗言	10
哥特主义的本质	19
乌托邦 1	27
乌托邦 2	35
浪漫主义诗人	40
勃兰威尔·勃朗特	45
奥斯卡·王尔德	52
W. B. 叶芝	57
I. A. 理查兹	65
法兰克福学派	78
T. S. 艾略特	87
乔治·卢卡奇	96
诺思洛普·弗莱	107
以赛亚·伯林和理查德·霍加特	116

-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121
- 诺贝尔托·博比奥 125
- 乔纳森·多利莫尔 134
- 彼德·布鲁克斯对身体的看法 143
- 彼德·布鲁克斯对坦白的看法 151
- 彼德·康拉德 160
- 保罗·德曼 169
- 盖娅特丽·斯皮瓦克 176
- 哈罗德·布鲁姆 188
- 斯坦利·费希 192
- 乔治·斯坦纳 202
- 史蒂芬·卢克斯 206
- 大卫·哈维 213
- 斯拉沃热·齐泽克 220
- 斯图尔特·霍尔 232
- 彼德·阿克罗伊德 242
- 谢默斯·希尼 250
- 罗伊·福斯特 259
- 阿朗·阿克伯恩和达里奥·福 263
- 尼克·格鲁姆 268
- 阿兰·巴迪欧 276
- 柯林·麦凯布和约翰·斯普林霍尔 285
- 爱丽丝·默多克 290
- 詹姆斯·凯尔曼 294
- 大卫·贝克汉姆 298
- 罗伊·斯特朗 302

来自后现代的野蛮人

原名为“少数的稳固政府”(克劳德·罗森著《上帝、格列佛和种族灭绝》评论:野蛮主义和欧洲的梦想 1492—1945),首次发表于《伦敦书评》,2001年8月23日。

最近的几十年来,很多有关所谓野蛮人的文学研究出现了,这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事实。具有代表性的野蛮人包括吉普赛人、食人者、土著、狼孩、高贵的野蛮人。而这些文学作品,连同反映怪兽、摩门教徒、易装癖者和多毛的爱尔兰猿人的文学作品一起,全都来源于后现代主义里与他者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你也许会好奇,如果图阿雷格人知道他们和狼人以及堕落的女人被划分成同一个类型,他们会怎么想。对旅行写作的研究现在十分兴盛,而它的源头也与此类似。批评正在成为科幻小说的一个小分支,尽管它的异域情调只有在谴责某些观念是帝国主义时才呈现出来。“我们痴迷于‘野蛮人’”,在这本博学而充满激情的书中,克劳德·罗森作出了如此评价。但是他所说的“我们”可能是指文学批评家,而不是摘葡萄的人或者美发师。

从好的方面来说,伦敦周边诸郡的那种文学观点现在已经彻底消失了。当来自南半球的人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时,不再始终伴随着

来复枪或者雪利酒瓶。E. M. 福斯特的作品在描写这种场景时有两种特点,一方面能使那些伪装开明的读者读到对红脖子英格兰人的讽刺,从而获得某种优越感,另一方面又冷不丁地让人发现异己确实是一种威胁,从而把和他自己相似的自由主义者们都推进了争论之中。在过去,任何源自前帝国的诗歌和散文,只要它们还算得体,都可以被称为“公共财产文学”,在文学俱乐部中它们被当作乡村成员而不是城镇成员,但是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文化研究中,如果其他那些为数不多的珍稀领域过去曾被抛弃,而现在已经拥有了奠基石一般的地位,那么它们数个世纪以来遭受的屈辱也能因此得到弥补。

从坏的方面来看,他者并不是知识分子开垦的丰田。事实上,他者通常被描写为懒惰、肮脏、愚蠢、狡诈、有娘娘腔、消极、反叛、喜欢性虐待、幼稚、难以理解以及其他一些相矛盾的特征,一旦你发觉这些,那么你就很难知道接下来除了对事实作出另一个文本分析以外,你还能做什么。这个主题在理论上十分薄弱,在政治上又十分紧迫。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已经没有什么比原型批评更老套的了。

在任何情况下,原型都不总是虚幻的。当然,许多原型肯定是既没有事实根据又无一益而有百害,比如说爱尔兰人都很懒。这尽管并不是真的,可是有一个事实是存在的,那就是大饥荒之后,爱尔兰移民从他们的小农场涌入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城市,比起英国的工人,他们更喜欢不那么叫人崩溃的工作日程,而英国工人则视此为懒惰。作为佃农,爱尔兰人要进行季节性的高强度劳动,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农闲时间,也因为如此,他们很喜欢爱尔兰的集市和节日。你当然可以将本来用于种土豆的力量用于挖运河,可是过于劳累地做这些工作好像没什么意义。你在爱尔兰的农场能生活得多好取决于农场的大小,而不是你工作得有多努力。再说,前工业时代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也很难接受英国清教徒的职业伦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原型是被诬蔑或被贬低的。英国人把爱尔兰人

描写成无能、好斗的，而且还很不讲道理，他们具有狡诈的魅力，善于说一些浮夸的废话，能表现出非常具有欺骗性的敬服。但是同时他们也被认为是敏感、性情好的人，而且乐于交际，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对 18 世纪的仁爱异教作出显著的贡献。那时英格兰的统治者十分自我中心，而中产阶级则渴望一个不那么好战而冷漠的君主，所以他们就常常来到英格兰社会和爱尔兰社会的交界边缘，在那里前现代化时期的某种社会礼俗也许还能被挽救。理查德·斯蒂尔、奥利弗·史密斯、劳伦斯·斯特恩、弗朗西斯·哈奇森和埃德蒙·伯克，都对爱尔兰式的伤感做过重要的贡献，而这种伤感是温顺的，充满柔情，带着一些女子气，但是却热烈而动人，而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亨利·麦肯齐和詹姆斯·麦克弗森则从北部边界参与其中。爱尔兰人从来都不仅仅是手持炸药的暴徒。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些爱尔兰历史学家确实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贬低那些抱持反爱尔兰主义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才这样做。

如果一群人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致分享同样的文化环境和物质条件，但是却没有显示出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这将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些崇尚唯物主义，并且自称藐视原型的人，一定会对此倍感惊奇。虽然原型有时完全是虚构的，但却并不总是如此。大致说来，比起处于劳动阶级的希腊人或者意大利人，上层的英格兰人在情感表达上确实更为含蓄，这一点与他们的早期学校教育相关，而不是源于他们的基因。原型批评坚持认为，人类主体是在社会的基础上构筑而成的，但却最终认可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即我们都是个体。他们也更倾向于相信，一般说来男人对女人有一些不那么健康的态度，而不是相信美国人大体上比英格兰人更乐观积极。文化特质确实存在，但是却不存在所谓的民族特征。

爱尔兰最有本地特色的风俗正在消失，与此对应，他者现在就是美国的土产。对他者的开放是对一个民族狭隘主义的指责，这样的民族不

懂得布莱顿和波哥大之间的区别；但是开放本身也是一种狭隘主义，大体上根源于美国棘手的种族问题。这些产自自身的忧虑被投射到了世界的其它地区，就像是在文化领域的核导弹基地，如此一来，后殖民时期的他者发现，他们自己竟顺从地接受了主要来自美国的他者崇拜。比如说，斯莱戈和斯里兰卡的批评家正忙于研究“他者”，部分原因在于，它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也在于，这是一个在学术界该领域中领先的国家，为了其私人原因而被兜售的一个项目。当美国批评家开始着手研究爱尔兰或者埃及，吸引他们眼球的是和边界和少数民族有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也十分重要。但是他们不会关心教育政策或者宗教建筑，因为这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并没有获得过多的关注。

他者的魅力很大程度上蕴含着一种宽容的假设，它假定真正的异类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视他者为异类的方式。对保守派来说，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异类；对自由派来说，异类是错误意识的果实；对种族主义者来说，他们自己就是异类。异类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怪物，不愿意被别人理解，因为这样做它就离我们更近，比丁卡人或者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还要近。格列佛害怕地发现，雅虎人和我们一样能接近我们内心。我们和所谓难以理解的他者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这种相似的陌生感，两者真正交会的基础正是这种陌生感，而不是自我的双重镜像。总把别人看成他者，就可以避免得到这种令人害怕的认识，就好像如果你持续不断地把注意力投向边缘，通常就可以成功地暗示在中心并不存在冲突或颠覆活动。在这种假设中，后现代主义者比世界银行还要更乐观。

也许当克劳德·罗森发现别人将他和后现代的他者相提并论，他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感激，尽管他的新书讨论的是种族灭绝、野蛮文明、食人族、殖民征服和大屠杀。因为罗森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学者，是18世纪最好的专家之一，在这样一个既传统又古板的领域，他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着出色的天赋和极其灵敏的批评家。正是斯威夫特、雅虎人和盎格鲁